

龙文化大系丛书

中国古代交通文化

王子今 著

三环出版社



龙文化大系丛书

中国古代交通文化

王子今 著

三 环 出 版 社

中国·海口

责任编辑：王 晓
特约编辑：王权才

封面设计：张 黎
版式设计：王 晓
装帧设计：刘成林

1995.1.24
中国书店古籍书店
No. 0952749

龙文化大系丛书
中国古代交通文化
王子今 著

三环出版社出版(海口花园新村)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四川省军区印刷厂印刷

787×1092mm 1/32 印张：5 $\frac{1}{4}$ 字数：113 千
1990 年 10 月 第一版 1990 年 10 月 第一次印刷
ISBN7-80564-237-O/G. 135
印数：1—10,000 册

定价：2.50 元

探索中华文化奥秘 弘扬光大民族精魂

——“龙文化大系丛书”简介

在改革开放时代潮流之中兴起的“文化热”持续不断，方兴未艾。值此之际，三环出版社面向既有当代意识，又有“寻根”意识的新一代读者正式推出“龙文大系丛书”。

丛书以宣传中华文化、弘扬民族精神为宗旨，以求索中国文化的发展和走向为己任。丛书从文化学、文化史、比较文化学、文化人类学、民俗学等角度出发，对中国文化进行了专题性研究；力图通过对各个文化专题的多角度、多层次的研究，从总体上把握中国文化的实质和特征，然后在了解、熟悉中国文化的基础之上，扬弃传统文化的糟粕，光大民族精魂。

和“五四”运动一样，当前对文化讨论的焦点仍然是如何评价传统文化。为避免先入为主，轻易地抛弃文化传统，“龙文化大系丛书”的选题，均是较具体的文化专题研究，以事实为依据，而不是以泛泛之论来介绍和说明中华传统文化，做到“以小见大”，力求客观、真实地揭示中华传统文化具体内涵，公正地评价中国传统文化，正是这套丛书的最大特点。

丛书的每一本书，对文化整体而言，是微观研究；就文化专题而言，却是宏观研究。丛书的撰稿者大多是近年来崭露头角的中青年学者，他们思维活跃、敏捷，不囿于成说，可以说，他们在各自研究的文化领域内已达到“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

言”了。其立论之新颖,其研究视野之开阔,极富现代气息,对广大文化爱好者颇有启迪作用。丛书以通俗易懂的语言,深入浅出的理论阐述,融学术性与知识性为一体,极具可读性,雅俗共赏,这是“龙文化大系丛书”的又一鲜明特点。作者在论述过程中,旁征博引,采集了大量的珍贵资料,有些资料如不是搞专业的,恐终身也难以触及,经作者汇进书中,使丛书充溢着各方面的知识,读来颇有新鲜感,具有较高的保存价值。

中华民族有着源远流长、辉煌灿烂的文化,它哺育着中华子孙,中华子孙也总是热爱、珍惜中华文化,并随着社会的进化,为它不断地注入新的血液,让它焕发着时代的光彩。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所带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之中,“龙文化大系丛书”应运而生,在文化热的普及中,相信它会成为广大中青年文化爱好者的良师益友,也相信它会增强中华子孙的光荣感、自豪感,以及发扬它优良传统的责任感。

“龙文化大系丛书”编委会

前 言

交通状况本身是重要的文化现象之一,同时,交通的发展对于社会文化的全貌也发生着不容忽视的影响。

中国古代交通从产生神话“夸父追日”、“愚公移山”的时代起,就成为远古文化的基础。自秦汉时代起,大一统的高度集权的专制帝国往往都以发展交通作为行政要务,以交通条件作为统治的基础。

自古以来,中国文化主要通过“草原之路”和“海洋之路”与外域发生联系。沿这两个方向实现的丝路交通和瓷路交通,对于世界文化产生了无可估量的积极影响。回顾文化史,可以看到与交通的发展同步,各地区间的文化差异也有逐步弱化的趋势。

军人、役人、商人以及千里负笈、辗转播迁的士,都通过交通活动对中国文化的进程发生了重要作用。战争和移民,也是中国文化形态形成的重要基本原因。

追溯中国古代交通技术发展的历程,大约在秦汉时代已基本奠定陆路交通的基本格局,唐宋时代内河水运的发展达到顶峰,元明时代海运曾有空前的发展,然而最终又几乎在海禁闭关政策的强压下窒息,最终无力与西方海上强国抗衡。

古人有行神崇拜和“祖道”风习,对于出行还有相当繁琐

的严格禁忌。同样由于交通条件的落后以及自然经济所规定的封闭型心理性质的影响,在历代纪行诗中可以感受到幽寂的哀愁。思乡诗、离怨诗等,也从不同角度表露出相同的心理。

中国古代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作用下,曾有人设计“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的文化结构。因此,又曾产生“与外人间隔”的桃花源梦想,避世幽居的隐士风范也千百年盛誉不衰。

交通劣势与文化封闭互为因果,于是我们的民族长期以来形成了交往意识薄弱,出行欲念淡漠和历远探险的精神极其缺乏的心理特质。至于近代,终于以女子缠足束步、男子方靴长袍的形象面对世界。对中国文化承负责任最重的中国士人,千百年来选择了以“定”和“静”作为仪范准则。世世代代的人生节奏就是历史的节奏,于是千年古道上牛车轧轧,一直缓缓驶至近代……

目 录

引 言 从风火轮神话谈起·····	(1)
第一章 愚公移山·夸父追日:远古交通与文明的起源 ·····	(5)
一、早期“神行”传说及其历史背景 ·····	(5)
二、史前交通的考古学资料 ·····	(8)
三、禹乘四载·····	(12)
第二章 交通发展与大一统专制帝国的统治 ·····	(18)
一、秦统一的交通史背景·····	(18)
二、秦汉帝国的交通建设·····	(23)
三、天下大命,系此一河 ·····	(28)
四、设在所有大道上的驿站·····	(32)
第三章 草原交通与海洋交通 ·····	(37)
一、长城防务与北边交通·····	(37)
二、并海道路的开通·····	(42)
三、草原和海洋:华夏文明对外交通的媒介 ·····	(45)
第四章 丝路、瓷路的开通及其历史意义·····	(50)
一、张骞凿空·····	(50)
二、欧土重华瓷·····	(58)
三、巨人的呼吸·····	(62)
第五章 中国古代交通技术 ·····	(65)
一、驰道与直道·····	(65)
二、车如流水,往速徠疾 ·····	(70)

三、舟楫之利,以济不通	(73)
四、神马当从西北来	(77)
五、置均输以通货物	(81)
第六章 交通阻障与各基本文化区的分界	(84)
一、山重水复,道阻且长	(84)
二、振长策而御宇内	(88)
三、关东·关西——江南·江北	(94)
四、去俗归德,不远万里	(98)
第七章 军人·役人·商人:天下熙熙,天下壤壤	(101)
一、楼兰经百战,更道戍龙城	(101)
二、蜚马挽粟,万里转输	(106)
三、重装商贾,周流天下,道无不通	(109)
第八章 从“负书担橐”到“伏轼搏衍”:	
士的人生道路	(115)
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115)
二、一为趋走吏,尘土不开颜	(123)
第九章 行神崇拜与祖道风习	(129)
一、《日书》中的行归宜忌	(129)
二、祀行·祖行·祖道	(134)
三、行神与道神	(138)
第十章 落后的交通与封闭的文化	(145)
一、自然经济的原则:老死不相往来	(145)
二、桃花源梦想与对“定”与“静”的追求	(150)
三、上锁的脚·固闭的心	(156)
结 语 交通效率与文化节奏	(160)

引言

——从风火轮神话谈起

中国古代神话中有一位神勇异能的哪吒。据宋人辑《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七的记载：“哪吒本是玉皇驾下大罗仙，身长六丈，首带金轮，三头九眼八臂，口吐青云，足踏盘石，手持法律，大嗽（喊）一声，云降雨从，乾坤烁动。”这里所谓“足踏盘石”，后来演化成哪吒独有的宝物“风火轮”。《封神演义》第十四回记述哪吒得风火轮经过：

真人传哪吒火尖枪，不一时已自精熟，哪吒就要下山报仇。真人曰：“枪法好了，赐你脚踏风火二轮，另授灵符秘诀。”真人又付豹皮囊，囊中放乾坤圈、混天绫、金砖一块，“你往陈塘关去走一遭。”哪吒叩首，拜谢师父，上了风火轮，两脚踏定，手提火尖枪，迳往关上来。诗曰：两朵莲花现化身，灵珠二世出凡尘。手提紫焰蛇牙宝，脚踏金霞风火轮。……

哪吒因此神力无穷，得以日行万里，遨游天际。风火轮神话成为中国古代一系列“神行”传说中最精彩的内容之一。

所谓“风火轮”，大约是出自对飞驰的车轮的联想。神奇的风火轮故事，体现了古人对于提高交通效率的向往。从周穆王

“八骏日行三万里”，到《水浒》中的“神行太保”戴宗，人们把这一幻想的实现，系于天神道祖的功力。清人方濬颐却记录了另一种功用相类，然而方式绝异的“奇术”：

予儿时闻先大夫向诸叔父言：伊犁某大臣在京师遇异人，以三千金为贄，授之两奇术。一为风火轮，其法：觅古寺观千年瓦当，雕作两小车轮，装于鞋底之中，捏诀讽咒，其行如飞，日可八百里……

方濬颐老先生还写道，他为此“心颇讶之”，曾询问一位翟先生，翟先生自称亲眼见此人来往，“数百里一日即回程，了无倦意”（《梦园丛说·内篇》卷六）。传说之或真或妄姑且不论，自己雕制的“风火轮”，须取“古寺观千年瓦当”，这对于关心交通和交通史的人们，无疑具有某种启示意义。我们是不是也可以通过古代交通方式、交通效率以及交通心理的探索，来进一步认识现今交通状况和人们关于交通意识的深刻的文化背景呢？

不仅如此，通过交通史的考察，还可以从新的角度认识我们民族传统文化的某些重要特性。

各个社会集团之间，各个地区之间，各个民族之间，各个文化圈之间交通发展的程度，标志着文明的进程。在漫长的数以万年计的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交通的进步总是同人口和需求的生长，同生产力的发展，同文明的演进呈现出同步的趋势。

社会物质文化包含衣、食、住、行这四个主要方面的内容。行，居于至关重要的地位。静止与僵死，无论从历史意义还是

文化意义上来说,都是极其接近的。正如有两位先哲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指出的:“一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都取决于它的生产以及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不仅交通系统的完备程度决定古代国家的领土规模、防御能力和行政效能;交通系统也是统一国家维持生存的首要条件,而且社会生产的发展也以交通发达程度为前提。生产技术的革新、生产工具的发明以及生产组织管理方式的进步,通过交通条件可以迅速地扩大影响,收取效益,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的前进。相反,在相互隔绝的情况下,别地已有的发明往往在当地得重新开始。历史上甚至还出现:虽有相当发达的生产力和一度灿烂的文明,但由于与其他地区交通阻断以致终于衰落毁灭的事例。交通网的密度和通行效率,还决定着文化圈的范围和规模。甚至交通的速度也影响到社会生产与生活的节奏。

总之,交通状况不仅仅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而且交通的发展对于整个社会的文化面貌也表现出决定性的作用。

明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九月,徐霞客第二次游黄山,在雾中独上天都峰,“浓雾半作半止,每一阵至,则对面不见”。登临绝顶,四视来路,“山高风钜,雾气去来无定,下盼诸峰,时出为碧峒,时没为银海,再眺山下,则日光晶晶,别一区宇也”(《徐霞客游记》卷一上《游黄山日记·后》)。这一情形与历史的回顾何其相似!为什么秦始皇时代已通行于阡陌间的牛车,两千多年后仍吱吱轧轧缓缓行进在坎坷土路上作为民间运输的主力呢?为什么战国时代就已车骑雄列,“轻利剽逝,卒如飙风”的民族,后来却以方靴长袍、缠足蹇步的形象面对世界呢?为什么张骞、玄奘的后人,竟然闭关自守,自行筑起心理上的长城呢?

尽管千峰叠嶂,迷雾重重,我们仍然愿意寻察我们民族文明的古老辙迹,通过艰难的探索,期望进入“日光晶晶,另一区宇”的境界。

黄帝造车，故号轩辕氏。

《太平御览》卷七七二

引《释名》

见飞蓬转而知为车。

《淮南子·说山》

第一章 愚公移山·夸父 追日：远古交通 与文明的起源

一、早期“神行”传说及其历史背景

《山海经·海外北经》记载了所谓“夸父追日”的著名神话：

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

夸父是炎帝的后裔。《山海经·大荒北经》说他“珥两黄蛇，把

两黄蛇”，“不量力，欲追日影，逮之于禺谷。将饮河而不足也。将走大泽，未至，死于此。”《朝野僉载》卷五、《太平御览》卷四十七引《郡国志》、卷五十六引《安定图经》、卷三八八引《荆州记》等，还保存有后世关于夸父追日遗迹的传说。

如果我们承认神话是社会历史事实在观念上的曲折映象，那么很自然地会进行这样的推想：“夸父追日”神话很可能反映了一次溯河、渭而上，方向为西北的远古部族迁徙运动。部族迁徙，是原始时代大规模的交通活动。所谓“道渴而死”，可能记录了某次穿越干旱地区的迁徙活动的挫折。尽管如此，“夸父追日”神话依然因夸父的英雄形象而保持着持久的生命力。

《列子·汤问》在“夸父追日”之前，有著名的“愚公移山”故事。据说，太行、王屋两座大山，方七百里，高万仞，本来位于冀州之南，河阳之北。有位北山愚公，已年近九十，居处面对此山，深感出行不便，于是决心动员全家老少挖山，以图“指通豫南，达于汉阴”，亲率子孙“叩石垦壤，箕畚运于渤海之尾”。“操蛇之神闻之，惧其不已也，造之于帝。帝感其诚，命夸娥氏二子负二山，一厓朔东，一厓雍南。自此，冀之南、汉之阴，无阨断焉。”这篇神话，记录了最早的交通建设事迹。茅盾先生曾推测“夸娥”即是“夸父”，所谓“夸娥氏二子”也就是夸父的后代（《神话研究》第177页）。

古神话中有“乘龙”之神。《大戴礼·五帝德》说颡项“乘龙”。《山海经》中，祝融、蓐收、夏后启等，都“乘两龙”。《山海经》又有践蛇之神。乘龙经天，践蛇行地，都取非常的交通方式。《太平御览》卷八引《黄帝岐伯经》：“岐伯乘绛云之车，驾十二白鹿，游于蓬莱之上。”汉代画象中的龙车、虎车、鹿车、鱼车

等等。往往以云为轮，应当都是这类神话传说的形象说明。

古神话中较为著名的“神行”传说还有“蜚廉善走”、“列子御风”等等。

与古神话中表现“永生”、“兼能”、“多力”等方面的内容相同，“神行”传说也相当鲜明地体现出远古时代人们因某种迫切需求而产生的幻想。在人类历史初年，远古先民们在艰难的环境中为求得生存和发展，往往不得不辗转迁移，跋山涉水，披荆斩棘，“迁徙往来无常处”，在开始经营农耕养殖之后，依然“披山通道，未尝宁居”（《史记·五帝本纪》）。早期交通的发展，是人类距今最久远的富于开创意义的成就之一。最原始的道路和航线，形成人类文明在我们这个星球上留下的最初印迹。“神行”传说的产生，一方面生动地将人类早期开拓交通事业的英雄业绩神化，以为此后的开拓中鼓舞人心的旗帜，另一方面在神奇的幻想背后，暴露出人类交通行为在强大的自然力量面前的一次次挫败。

著名的精卫填海故事，也体现出这种挫败而后的继续抗争。《山海经·北次三经》：

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

“游于东海，溺而不返”与“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其实相类。其交通路线却是由西山抵于东海。

在远古传说时代，飞鸟由于其行高远，人所不及，成为许多部族的崇拜对象。如少皞部族“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鸟氏，

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祝鸠氏，司徒也；鸛鸠氏，司马也；鵙鸠氏，司空也；爽鸠氏，司寇也；鹡鸰氏，司事也。”五鸠的职能是纠民。另有“五雉”，作为管理手工业的“五工正”。此外，还有“九扈”（扈也是鸟类）为“九农正，管理农事（《左传·昭化二十年》）。浮云、疾风，也由于惊人的流动速度而成为某些部族信仰的中心和祖神的象征。“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而任、宿、须句、颛臾等部族，则以风为姓。基于相同的原因，从《山海经》等典籍中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形形色色的游鱼和走兽，也因其行迅疾而受到尊崇，于是成为各个部族生命的符号。

“夸父追日”、“愚公移山”一类“神行”传说的产生和传播，说明人已经超越最初“卧则居居，起则于于（《庄子·盗跖》）的安舒平寂的生活，由对某些自然力、自然物的崇拜，又转而将开拓交通事业的英雄尊奉为神话的主体。可见，交通与交往，已经成为人类谋求生存的重要方式。行，已经成为人类最主要的社会活动之一。

二、史前交通的考古学资料

在探索史前文化的面貌时可以发现，时代愈古远，则当时各社会群体间的文化差异愈明显，甚至相距不远的人类居住遗址的同时代的出土物，也表现出鲜明的各自相异的特点。

以陕西关中及其周围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遗存